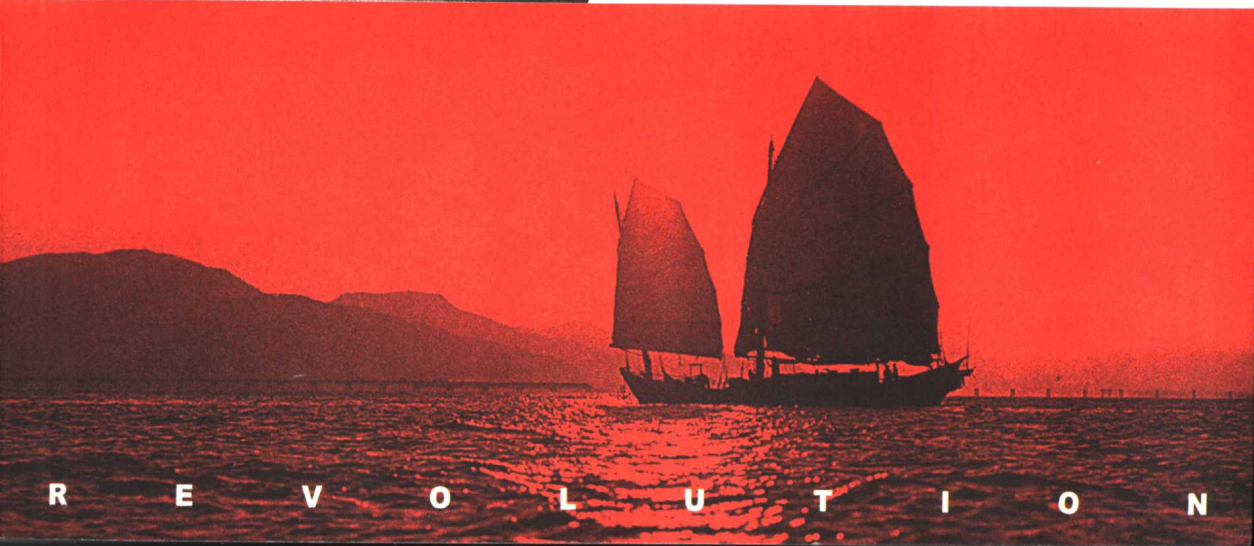


革命百里洲

赵瑜 胡世全 著 长篇报告文学

革命运动变幻几十载 贫富恩怨惊涛骇浪
大江孤洲推演上世紀 国共斗争血雨腥风
写人性人道 探问长江农人命运
评地亩地权 重温乡村土地悲歌

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革命百里洲/赵瑜, 胡世全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3

ISBN 7-5006-5441-3

I. 革... II. ①赵... ②胡... III. 报告文学-中国-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4353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64034340 邮购部电话: (010) 64049424

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00 × 1000 1/16 9.75 印张 3 插页 286 千字

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10,000 册 定价: 28.0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64033570

雄狮书店: (010)84039659

——献给上世纪的长江农人

目 录

引 子 001

第一章 堤畔碎尸 004

乙亥大水史册赫然，长叹天灾亦恨人祸。江南世代多鱼米，沙洲一年两洪荒。七月首淹洲民忍耐，贪堤绅留下性命，新垸虚筑再毁秋水，二茬粮尽没汪洋；腐败涤灾难，绝望伴凶杀。彪形大汉头里走，愤怒灾民提刀来。朱翼芝自投牢狱保残命，杨亚洲不舍田契刀下亡。鄂省堤防巨款，八次掠夺惊心。大火映南天，碎尸染碧水；自然灾害叠加贫富冲突，农民暴力推演革命初澜。

第二章 沧海桑田百里洲 016

悠悠古代史，深深恋土情。文化厚重农耕成熟，良田肥沃斯民根本；千年富庶亩产水稻四百斤，最早颁布中国标准度量衡。天赐沃土，豪绅率众夺滩头，撒豆成金，连年械斗保围垦；冀豫争晋水，炸断红旗渠。田抵江心晚清协议，宗族热血铸出章法。垸土定大户出、农民情愿思安求稳，不破产不革命、江南罕有起义风云。

第三章 金岛银码头 025

世纪初兴抗战前，农商繁荣红半天。古来富庶地，渔港万舟发；刘巷人多，冯口钱多，陈老板银洋用秤称，佳肴丰盛，码头兴隆，朱师傅高唱素菜歌；民国初年创建汽轮航运，

二十年代推出电灯汽车。八大行帮通四海，商会信誉达三江。资本积累工人上万，宝岛城乡日进斗金。掌柜伙计皆和睦，共绘《清明上河图》。旧岁荣华今再忆，竟叹萧条不如昔。

第四章 一支手枪与四个叛徒 042

辛亥革命颠覆帝制，谁来填补权力真空？王天培驻军留训令，国民党基层建组织。王昌麟知难而退，共产党乡村扎根。段德昌首战夺枪拉农会，百里洲杀出前卫非党人；先革命，后入党，张子明夫妇勇献身，力量殊，风云变，困境中战友多叛徒。理想高于天，现实险如狱；革命开端势凶险，农工启蒙路正长；从来历史演荒唐，江洲上下叹悲伤，国共两党真忙。

第五章 从吃大户到杀土豪 055

灾荒瘟疫万户哀，北土南国福同来。神灵官府皆罢废，专吃大户骚乱开。饥民如匪，匪即饥民；地下党乘势促运动，徐国炎率众吃太公；管账党员违纪，当场枪毙不饶。传统吃大户不杀不抢，如今闹革命生死冲突；流民骨干加入红军，阶级斗争烈焰升腾。血缘宗族撕毁面纱，乡村秩序从此破坏；苏维埃政权战火中建立，游击队武装江岸上出征。暴动旷日持久，敌我阵线分明。

第六章 苏维埃失败 065

热衷农民暴动，依赖肉体杀伤，注重打击破坏，一味攻占城邦。苏维埃社会基础薄弱，共产党民众支援日稀；江洲传统牢固，乡里体制顽强。毛泽东力主节制渐进，蒋介石强调保甲忠诚。江岸处处成焦土，骡马驮夫亦恐慌。极“左”引发农民仇怨，铲共竟至爆炒心肝；土地革命流产，头颅热血城头溅，中共新政失败，先躯含恨大逃亡。

第七章 革命文化之歌 075

长江通畅,黄河淤塞;欧风美雨临江早,报馆重金买广播。刘筱三举足轻重,农棉商进退有成;“莎乐美”电影宜昌走俏,《雪艳娘》风姿枝江被驱。枪警十名徒站岗,艰难首映蒙太奇;办教育九头鸟受益久远,出人才百里洲首倡国音。曹廷杰力争黑龙江国界,张蓬生攻克制造局清军;化学界泰斗,生物学大家,革命党首领,地理学巨匠。早期留美博士后,中共清华副校长。风云际会,武略文韬。

第八章 腐疮图画 088

西太后年稀奢皇会,光绪帝驾崩设灵堂。娼妾赌黎民醉梦,云贵川烟土成灾;三峡飞艇运烟惊心动魄,贺府良田万亩榻上抽光;杨献玖亲历绑票案,赵益之聚匪做枭雄。抢地盘火烧九村尽,泄余愤锄杀伤残兵。李为成从匪三秋今追忆,众流寇快枪烈马大拼争,汉流袍哥龙攀角,青红太极虎拔毛;半真空社会民国多悲乱,满江河积怨势成共产党。

第九章 地下党和一个排 107

强虏侵中华山河破碎,国共再携手星火船山。八路军新四军战旗初动,地下党游击队困苦图存;组织审干,三八千部,红军残将,赤色女兵;朱玉衡入党马克思画像书为证,李先兵宣誓伊里奇木刻悬山林。日寇占江北,国军守江南,土匪中间绕,中共走四边;军地两部外呼内应须合法,敌我双方统一战线不公开;李志高独撑乡政府,王排长血溅野山村。夜漫漫,骨铮铮。

第十章 群雄战寇 121

史册彪彰湘楚尚武,当代豪强两湖壮烈;雄侠游勇九路杀敌自立门户,战区政策人头活虏枪赠儿郎。赵益之死守百

里洲日军挫败,飞行员迫降沦陷区奇兵救出;张缙严明军纪舍爱将,倭寇礼敬战神畏忠魂;邹大汉虎跃狱笼多创建,国五师官收义士少真情;战时管制人在营中坐,国难商机利从江上来;贼侵孤岛火焰万丈,刀屠五载创痛弥深。珍奇野战史,疏忘后来人。

第十一章 最后的民国 187

民国临大限,党部据无凭。苛捐杂税多上多,自卫征实苦中苦。老红军炮火逼江近,草头王覆灭乱局中;河南民团不请自到,大牙司令吃尽刮光。主食由地方筹备,副食请中央补贴。国民大会演成历史闹剧,列强竞选谱唱时代悲歌;锁定代表生变数,资深将军要民权。十二万张选票,六位乡党瓜分。民主萌芽,投资许诺,宗族特征,暗箱操作。历史电文出真相,坊间故事叹金陵。

第十二章 决战前夜 159

区中队首领遭凌迟,老战友复仇亦挫败;李先兵返故里重集旧部,地下党闹四乡战前危急。革命方知寻觅苦,相见倍觉组织亲;白崇禧策动华中局部反攻,宋希濂完成宜沙江防计划;五甲连环保岳排长遇难,枝江独立营两叛徒乱兵;雇民夫黎明前虚张声势,开新政雪夜里误导军情;暮鸟投林思归,男儿望江兴叹。大战前夕重兵死守,雄师未到策反劝降。严县官心存异变,李团总仗势顽冥,杨营长多重顾虑,淡教官誓死投诚。

第十三章 决战 179

粮草车船先行动,商盐民款抵军需。士绅劳助,郑玉章支持革命,豪门解囊,谢练三慷慨援军;四野挺进江城阵地,民心决出胜负天平。李先兵火线留日记,宋希濂临战命反

扑;暴风骤雨,赤臂区长浮桥断,酷暑高温,牺牲士兵就地埋;洪水未退占领十城镇,拼杀推进攻克大宜昌。共产党军地会师宣布新政管制,国民党败走西南退出历史舞台。战火待收,惟余孤洲。

第十四章 占领百里洲 202

戎马倥偬,分崩离析。先兵屡书劝降信,承林三上百里洲;杨部走西南半途知返,李硕驻刘巷指路不行。四面楚歌,分化瓦解降大部,兵临城下,瓮中捉敌困孤军;烟枪新用,县府旧政人员登记,夜袭江心,地方兵民毕役求功;联欢歌舞动地,野战礼炮鸣天;南北将士死,百战未留名;登岛三日区长误杀区委书记,中共建政峡江从此改地换天;浩大历史小事件,激烈动荡细情节。

第十五章 追杀匪首 210

凭军事胜利自上而下推动乡村革命,叹社会顽凶从古至今扎根江汉民情;谢长膀子血洗董市镇,郑黑矮子独撑救国军;五人追捕组湖南受挫,真假匪徒帮渔港逞凶。爱恨分明船上斗,鱼龙混杂困围争;逃亡路上省主席空许重任,复仇乡里虚县长实地潜伏;拍电报断清糊涂案,判生死幸有密线人。匪匿山洞干女儿疾呼霜晨报警,虎落平阳老母亲怒斥雨夜灵堂。方圆百里芦苇荡,上阵万名地方军。

第十六章 新政时艰 228

地主统领贫农今成贫农斗争地主,农村包围城市转向城市领导农村;新青年踊跃参军政,李述禄受训赴江洲。清匪反霸鼓舞仇恨者,群体抗粮枪打出头人;惩办旧势力,取缔革新党,铲除会道门,镇压反革命;开杀戒放权地市县,追豪强务到船码头;华中华南夜半总体行动,枝江村镇黎明分

路捕捉。大会审判风风火火,刑场枪决形形色色;宁左勿右,重死轻生。

第十七章 土地上的肉搏 249

牺牲三千万生死代价,换来五零年土改均田。时势造英雄,根穷出豪杰。依靠贫雇团结中农,中立富农打倒地主;工作队串联根子户,穷乡亲多虑富家财;地主家族渗透农会,知识分子表面文章。宗姓血缘已经斩乱,长幼兄弟呈现危机;或以镇压代替发动,间有仇杀对抗斗争;土憨彼时购地思荣祖,贫雇此刻均田欲尽分。乡村豪门被打倒,船破难留三千钉。从根子培养一代新干部,让豪绅永世震颤死魂灵。

第十八章 土改景象革命狂潮 267

廉政中初生腐败,掌权后确立新风。当年精兵简政官吏在册少,如今县大乡庞农民负担多;枝江七千名地富被瓜分,全县十四万农民享浮财。土地证落实到户,新文艺红火经年。民国农贸曾发展,公社产量不如前;刘少奇思考温和革命,蒋介石维持赤区地权。百里洲历经极“左”路线,李先兵久负右倾冤名。农民运动土改演狂潮全书告一段落,赤色中国革命掀巨澜勿忘前事今忧。历史故事虽精彩,现实困境却无奈。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。

现实的记叙 288

续章 鄂省百年灾荒考 292

本书参考文献及书目 301

引 子

001

从1998年夏天起,我们几番踏上长江中游这孤岛,先是度过了那段严酷的夏季洪荒,后来又度过了一个秋天和一个寒冬。孤岛赐予我们历史与现实的悠长故事,既华美且深重。江风猎猎,红日升沉,舟楫搏浪,农夫雄深,这许多故事和故事的主人,初始在我们胸中激荡不息,然后渐次沉淀,最终从心底涌溢而出。

江水西来东去,拍打着堤岸,发出响动,孤岛默然。高出江水三米多,便是肥黑的泥土,翻腾着千百年的腐腥气。鱼鳞牛角,兽骨人尸,残犁断剑,朽木枯枝,农家在耕种时节,对于这一切并无须细辨,深翻下去碾作肥尘,放水插秧好长禾苗,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。

赤脚人就这样书写着波澜壮阔的田野史诗。

悠悠,不废江河万古流,重归百里洲。

这耸立在大江中心的孤岛就叫百里洲。滚滚长江从三峡奔涌而出,挟天下霸王气,辞巴蜀而入荆楚,一过宜昌葛洲坝,渐呈浩荡之势,水面越来越宽阔,如潮似海,向东向东,谁可阻拦谁可挡?正是百里洲,如一艘不沉巨舰,抓牢了江底千年石,力劈大江为南北。江涛自此处枝分为二,发狮吼,抖怒涛,呼啸过岛又合二为一,向着荆州涌去。因而这古老

引

子

县府,便叫做枝江县。往东,是松滋、江陵、沙市、石首、监利、公安、赤壁、洪湖、嘉鱼、武汉……

百里洲上,沃土纵横,当是大江肆意打造,千百年冲积泥沙所致。苍天怜惜缺田少地的农人,赐给荆楚祖孙一块通灵宝地,是无私的大自然与勤奋的华夏民族和谐共建的结晶。

数年前,赵瑜和胡世全首次渡江登岛,对这里的一切都极陌生。恕我眼界狭窄,此前在湖北省有关江防史料中,在朋友们的言谈交流里,从来没有听说过“百里洲”这个地名。胡世全先生是湖北本土作家,久居宜昌,他也只是在知青插队时代,听说此地知青的工分高于湖北所有农村,每个全工可在一块钱以上,其余事则一概不详。早年间学大寨运动席卷全国,大寨已成全国农村典范,而大寨人的工分也勉强达到每工一元钱以上。可见百里洲曾经是一个富庶的好去处。人民公社集体化时节,北方农民们知青们,隐隐约约听说长江中游地区某社队的工分可达一块多钱,一年竟可收入三四百元,天天吃大米,便如同梦里天堂,感叹自家命不好,生在了贫瘠的苦寒地方,这辈子也赶不上幸福的湖广人了。

百里洲的人民幸福吗?登岛后第一件事,便和当地乡官上堤走动。我们沿大堤行进。这堤坝围绕全岛一圈,达70公里有余。驻足堤上,望四面惊涛骇浪,始知这堤坝实在是岛上近10万百姓世代代的保命堤,一旦决口,无路脱逃。每年夏季秋季,大江涨水不止,江道河床逐年升高,浊浪扑堤湿脚,堤内一如平底锅盆,长江水位明显高于全岛,决堤没顶,人必如蝼蚁,如鱼鳖,如败叶,如片瓦……

历史上,百里洲原是个被江河切成块的洲滩,有99小洲之说。只因沃土丰饶,太诱惑官民,故屡建城郭,又因江流肆意,城基屡建屡溃。至明初,大洲小洲渐渐淤连成巨洲。这时有一位叫龚春台的人,他首倡洲民开始了筑堤永固的壮举,最终把百里洲的历史物化成一个沧海桑田的整体。龚春台就是百里洲人万代景仰的先爷。

此后,长江主航道从洲之南改道洲之北,尤在清道光年间之后,逐渐趋于常态至今。孤岛双江怒,往来无纲常。明初以降,洲堤时危时溃,洲土乍丰又废。细察史书便知,清康熙二年(1663年),康熙七年(1668年),康熙十四年(1675年),百里洲三度大水撕堤,溃决如海,人畜漂没,地废民流。堤防太弱了,就不能生存。直到康熙四十三年(1703年),百

里洲上,第二次出现了一位龚春台式的英雄,名叫路飞霄,他泪呈县衙,诉再修大堤。经百般周折后,县令准复。而这位县令批是批了,却批下来一个“自费”修堤。路飞霄虽出身寒士,却立大誓称:大堤三年不修复,愿以身殉堤!为唤醒洲民造福子孙,他历三载不更衣,三载不剃头,三载不会友,三载不归家,率全洲百姓日夜修堤,完成土石方15万立方米,于康熙四十六年,巍巍长堤江中立,百里洲堤防大功告成。——这在当时已属巨大工程。

不幸的是,洲堤既竣,满清总督却再不想以洲堤为负担,故颁发条例,令百里洲“自修自卫,毋候官佑造册报部之渝”。这一个“自修自卫”,把个百里洲大堤定成了民修民管的民堤。

经民国战乱,日寇横行,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,50年代初,由国家水利决策机构主持,将百里洲划为荆江分洪区的一个组成部分,在1954年的大洪水来临之际,炸堤分洪,以解江汉平原之危。1998年夏日洪荒我们采访时节,也就是世纪之交的年代,百里洲大堤仍未列在国家确保的“官堤”计划之内。还是民堤自理,负重沉沉。

百里洲属枝江县。历史上归属过荆州府,也归属过宜昌府。现属宜昌。

1900年7月26日下午,一位名叫章太炎的青年学者显得很焦躁不安。他奔赴上海沪西一个叫张园的地方去参加聚会,参与组织“中国议会”的活动。他激动地讲演,反对满清帝国的种种主张。惊世骇俗的是,他举起利刃,抓过自己脑后的长辫子,“刷”地一声响处,中国第一根断掉的长辫瞬间落地。这也许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。斯时,他甩掉了满清的马褂,赤臂而呼,决断而为。匆促间无衣可换,他当场就穿起了朋友递过的一套西服。这也许又是一个象征性的更换。史载章太炎“会执友以欧罗巴衣笠至,乃急断发易服”,说的就是此事。11年后,以百里洲下游不远处的武昌为先导,爆发了辛亥革命,中国人告别古老帝国,千万条长辫纷纷落地,开始了中华民国以及后来共和国的漫漫旅程。

第一章 堤畔碎尸

乙亥大水史册赫然，长叹天灾亦恨人祸。江南世代多鱼米，沙洲一年两洪荒。七月首淹洲民忍耐，贪堤绅留下性命，新垸虚筑再毁秋水，二茬粮尽没汪洋；腐败涤灾难，绝望伴凶杀。彪形大汉头里走，愤怒灾民提刀来。朱翼芝自投牢狱保残命，杨亚洲不舍田契刀下亡。鄂省堤防巨款，八次掠夺惊心。大火映南天，碎尸染碧水；自然灾害叠加贫富冲突，农民暴力推演革命初澜。

004

百里洲宛若浮在大江上一艘航母，是天然的扼制江防的军事要地。1000多年来，为争夺这块弹丸之地，百里洲上发生过多场战争。或许是这些古人厮杀太久远了，硝烟早已散尽，因而我们都觉得古远纷争并不如上个世纪发生的故事尖锐精彩。

1935年秋季，大水淹毙的人畜尸首漂浮在百里洲大堤外水面上，浸泡得久了，白森森地游动着，任鱼鳖争食。活着的人们见怪不怪，并无力收管，掩鼻而过就是。忽然，恶臭间漂来一堆大卸八块的新鲜人肉，分明是让谁切剁后抛尸所致，显见不是被淹毙者。

死者系男性，从附着的不薄的脂肉看，不像是骨瘦如柴的饥民。残肢间渗出一股股的余血，在岸边水面形成怪异图画。

这会是誰？他被谁人所杀？

疾风暴雨般的大革命风潮已在数年前平息。百里洲最早的革命者

张子明夫妇的墓冢上,也已经草木葱茏。张子明和胡伯温,俩人截然不同的命运结局,像戏文一般流传在人们的闲谈中,时时撞击着洲民们的心灵,在早期共产党人墓堆附近,也散落着被他们杀掉的土豪乡绅们的坟茔,江南淫雨同样催生出许多草木来。传言中,当年的赤卫队员已随着红军消遁到远方,听说是往中国北方另一条大河那里去了。这场乡村穷汉与大户间横杀不止的惨烈故事,每次提起都无法让人心底平静。如同这长江,平日里浩荡东流并不躁动,不知哪一天,它就会惊涛拍岸再起狂澜。

眼前百里洲前这堆人尸残肉,显然并非被革命者的利刃所杀。

故事还是与防洪大堤分不开。

1931年、1935年,长江中游连发大水,和后来的1954年、1998年并列为上世纪四大长江巨灾。1935年即民国二十四年那场水患史称乙亥大水。这年6月,水漫大堤,险情频报。民国枝江县政府安插在百里洲上的两位堤防大员束手无策。这二人一个叫朱翼芝,一个叫杨亚洲,被百姓称为“猪羊”合流,狼狈为奸。朱、杨二人任职堤防处主任以来,只顾搜刮民财,不愿为民兴利,每年冬春大堤岁修,必是行事草率极尽敷衍,小钱充样,大钱鲸吞。——自然灾害往深里说,总是与社会没落政治腐败连在一起的。百里洲堤防百孔千疮,危机四伏。洲民们既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共抗惊涛于大堤,只好寄希望于小堤,各垸在慌乱中各自为政,洲民百姓一盘散沙。

雨至7月,愈加滂沱,酿成我国气象史上著名的以五峰为中心的“35·7”特大暴雨。宜昌站洪峰流量达到5.69万立方米/秒,且与清江、汉水及澧水的洪峰遭遇,乙亥特大洪灾终被写入史册。

江水飞涨,风浪大作,7月4日,百里洲大堤轰然崩陷,房屋淹没,农田俱毁。枝江全县36堤垸,崩溃34个,江口水头高达3丈。当年农作物悉数冲没,当时的县长饶光亚发出乞赈代电:

全县秋收绝望,哀鸿遍野,流亡载道。欲逃他方,亦难觅一片净土。苟一涉足灾区,则饿殍载道,哭声震天,真令人见不忍见,闻不忍闻。伏乞我政府暨海内慈善君子,大发恻隐,迅予赈济。出斯民于泥涂,解万姓之倒悬,俾死者得庆更生,散者可以复聚……

然而在这惊天重灾的前一年，百里洲上“猪羊”二人营私舞弊贪污堤款一事，实际已经暴露。1934年江汉工程局派员前来勘察证实百里洲江防虚弱款项被贪，即给省政府呈上报告：“该县堤垸自清中叶以来，随淤随筑，遂致形为鱼鳞，重迭迂回，有身旁沮漳而头枕江流者，有全部在内而一角临水者……须加木石保护之功；各垸皆有少数堤蠹抗工抗费，甚或擅收他人亩费入于私囊，又或借用公款久假不归……如是工程固之草率，纠纷因之日多”云云。显见腐败确是存在。《荆沙报》于灾后据此指出，灾情深重既为天灾亦属人祸，记者们写道：

“……由商会设厂施粥，每日到此食粥者不下数千人次，情状凄惨，诚令人触目心伤”，“此次荆沙及邻近各县突遭近百年未有之大水灾，究系天意所然，抑系人力未尽……然人力未尽酿此巨灾，则事实俱在，无庸讳言。负责者毫无戒心，平日既不留心加修堤垸，临险又不竭力抢救。是此水灾之来，谓非由未尽人力而何！”——记者们至少从表面上揭示了平日不修堤防、灾时组织不力的情况，尽管他们无力深查细考。百里洲上朱、杨二贪绅依旧躲在暗中，并未得到揭露惩办。

万幸的是，乙亥大水虽然来势生猛，退水却比往年快些。泣哭声中，洲上洲下露出了无尽的黑肥淤泥。灾民们在悲愤之际忽然又看到了新生的希望。这一来，他们暂时顾不上去揪问朱杨二人的罪恶，一面抓紧抢堵决口，一面扑倒在黑泥中补种晚秋，以期龙口夺粮度荒。为了今冬明春的生存，他们忍把仇怨强咽下。——有地快种不可误时，又是传统农民性格深处的重要侧面。

而朱翼芝、杨亚洲这两个贪绅，看看灾民们忍了这口气，只顾埋头抢播不止，便以为危机已过，重又端起了紫砂壶，盘算起新的贪机来。县上拨来了补堤款项：400块大洋外加1000元国币。二人这厢收好，呷一口茶，调换一个眼色，禁不住贼心再起。堤款数额虽说不大，却也决不能放过。遂指使堤丁在堤上缺口处拂土扬沙，遮人耳目，又加派枪兵往复巡逻于堤岸，虚张声势，背地里，则把专款大部吞分。真真是该宰该杀的胖猪肥羊。

许是自然之神的规律性补偿，祸水过后新田滋沃，夏夜里听得到秋粮粟谷那拔节抽穗的节拍。百里洲上劫后余生，丰收在望。灾民们心头的创伤也就结起了新痂。有当年老农评估说，如能粟谷入仓，洲民们可以充饥三年。

眼看着将近中秋，无房无舍的灾民们匍匐在田边地头，强耐着饥渴，轰赶着鸟兽，心肝颤抖地护卫着秋粮，千万遍地数念着灾年中仅存的企盼。八月十四，皓月当空，普照着大地，也普照着百里洲上齐齐整整的好庄稼。

恨啊！老天爷一闭眼，江上秋水复来，偏要试一试刚刚糊弄起来的百里洲堤坝。轰隆隆，大水将堤口轻易咬破，长江的秋洪狂泄全岛，新搭的窝棚随波逐流，满洲的粮粟转瞬冲光。百里洲在同一年中两度沦为泽国。

灾民们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。

腐败，灾难，绝望，暴力！

此刻并没有共产党人的策动，只须当年那位彪形大汉振臂一呼。饥民们当下爆发出来强烈的杀人渴望！踏着泥泞，踏着淹死的尸体，彪形大汉头里走，千百个灾民提刀来。他们兵分两路，要捕杀朱杨二人，目标明确，仇恨在胸。

我们还来不及介绍百里洲上的民宅建筑奇观。凡大户人家，为防水患，先筑丈许土石高台，筑台取土挖出巨坑，留做水面鱼塘，一举两得。高台上建大院盖瓦房，远眺十分壮观。大水来时，高台院里粮足人安。自可凭高拒险，雄视汪洋。穷苦百姓只能在水中挣扎飘荡。早些年代，百里洲农户家家备有一只袖珍小舟救急。近几十年集体化时，高台碍耕，平掉不少，农家小舟亦渐不复留。我们去时，只见到两处高台并有大院尚存。登台临风，使我们想起了乙亥年二次大水后的报复性追杀。

朱杨二人当然住在这高台院中。暮色苍茫，正是“杀猪宰羊”急切时候，灾民们旋风一般扑将上来。这一朱一杨斯时恰不在家，二人陪着前任堤董现管民团的苏团总，聚在某情妇那里打牌“搓麻”。远处灾民呐喊声声，当下惊动了这伙儿贪人。不一会儿，遥见两处高台火光冲天，分明是灾民们登台扑空未见“猪羊”，愤而纵火烧宅之举。朱杨顿时慌乱无措。

火映江天，情急民乱，朱杨二人如坐针毡，情妇家也绝非久留之地。朱杨二人各自做出了不同的决定。朱翼芝判断，此次动乱不同以往，大屋既废，势必险恶，万不可飞蛾扑火送命刀下，只能以退为进。最保险的藏身处是哪里呢？猪肥脑不笨，他连夜渡江逃往县府，疾呼守堤不力溃口成灾，大罪无饶前来自首，县长果然迁怒于他，命打入牢狱关押候审。